



新刻鍾伯敬先生批評封神演義卷之二

長樂郡
振鐸
諸君

鍾山逸叟許仲琳編輯

竟陵伯敬鍾 惺批評

第六回 紂王無道造炮烙

詩曰

紂王無道殺忠賢。酷慘奇冤觸上天。

俠烈盡隨灰燼滅。妖氛偏向禁宮旋。

朝歌艷曲飛檀板。暮宴龍涎吐碧烟。

取次催殘黃耆散。孤魂無計返家園。

話說紂王見驚壞了妲己，荒忙無措，即傳旨令侍御

官將此寶劍立刻焚毀。不知此劍莫非松樹削成。經不得火。立時焚盡。侍御官回旨。妲己見焚了此劍。妖光復長。依舊精神。正是有詩爲証。詩曰。

火焚寶劍智何庸。

妖氣依然透九重。

可惜商都成畫餅。

五更殘月曉霜濃。

妲己依舊侍君。擺宴在宮中歡飲。且說此時雲中子。尚不會回終南山。還在朝歌。忽見妖光復起。冲照宮闈。雲中子點首嘆曰。我只欲以此劍鎮滅妖氛。稍延成湯脉絡。孰知大數已然。將我此劍焚毀。一則是成湯合滅。二則是周國當興。三則神仙遭逢大劫。四則

姜子牙合受人間富貴。五則有諸神欲討封號。罷罷罷。也是貧道下山一場。留下二十四字。以驗後人。雲中子取文房四寶。留筆跡在司天臺。杜太師照牆上。詩曰。

妖氛穢亂宮庭。

聖德播揚西土。

要知血染朝歌。

戊午歲中甲子。

雲中子題罷。逕回終南山去了。且言朝歌百姓。見道人在照牆上吟詩。俱來看念。不解其意。人煙擁擠。聚積不散。正看之間。只見太師杜元銑回朝。只見許多人圍遶府前。兩邊侍從人喝開。太師問甚麼事。管府

門役稟老爺有一道人在照牆上吟詩。故此衆人來看。杜太師在馬上看見。是二十四字。其意頗深。一時難解。命門役將水洗了。太師進府。將二十四字。細細推詳。窮究幽微。終是莫解。暗想。此必是前日進朝獻劍道人說妖氣旋繞宮闈。此事到有些着落。連日我夜觀乾象。見妖氣日盛。旋繞禁闈。定有不祥。故留此鈴記。目今天子荒淫。不理朝政。權奸蠹惑。天愁民怨。眼見興衰。我等受先帝重恩。安忍坐視。見朝中文武。箇箇憔悴。人人危懼。不若乘此具一本章。力諫天子。盡其臣節。非是買直沽名。實爲國家治亂。杜元銑當

夜脩成疏章。次日至文書房。不知是何人看本。今日却是首相商容。元銑大喜。上前見禮。叫曰。老丞相。昨夜元銑觀司天台妖氛。累貫深宮。災殃立見。天下事可知矣。主上國政不修。朝綱不理。朝歡暮樂。荒淫酒色。宗廟社稷所關。治亂所繫。非同小可。豈得坐視。今特具諫章。上干天子。感勞丞相將此本轉達天庭。丞相意下如何。商容聽言曰。太師既有本章。老夫豈有坐視之理。只連日天子不御殿庭。難於面奏。今日老夫與太師進內庭。見駕面奏何如。商容進九間大殿。過龍德殿。顯慶殿。嘉善殿。再過分宮樓。商容見奉御

官奉御官口稱老丞相壽仙官乃禁闈所在聖躬寢
室外臣不得進此商容曰我豈不知你與我啟奏商
容候旨奉御官進宮啟奏首相商容候旨王曰商容
何事進內見朕但他雖是外官乃三世之老臣也可
以進見命宣商容進宮口稱陛下俯伏階前王曰丞
相有甚緊急奏章特進宮中見朕商容啟奏執掌司
天元首官杜元銑昨夜觀乾象見妖氣照籠金闕災
殃立見元銑乃三世之老臣陛下之股肱不忍坐視
且陛下何事日不設朝不理國事端坐深宮使百官
日夜憂思今臣等不避斧鉞之誅十冒天威非爲沽
直乞垂天聽將本獻上兩邊侍御官接本在案初王
展開觀看。

具疏臣執掌司天台官杜元銑奏爲保國安民靖
魅除妖以隆宗社事臣聞國家將興禎祥必現國
家將亡妖孽必生臣元銑夜觀乾象見怪霧不祥
妖光遠於內殿慘氣籠罩深宮陛下前日躬臨大
殿有終南山雲中子見妖氛貫於宮闈特進木劍
鎮壓妖魅聞陛下火焚木劍不聽大賢之言致使
妖氛復成日盛一日冲霄貫斗禍患不小臣切思
自蘇護進貴人之後陛下朝綱無紀御案生塵丹

堦下百草生芽。御堦前苔痕長綠。朝政紊亂。百官失望。臣等難近天顏。陛下貪戀美色。日夕歡娛。君臣不會。如雲蔽日。何日得覩。歌喜起之隆。再見太平天日也。臣不避斧鉞。冒死上言。稍盡臣節。如果臣言不謬。望陛下早下御音。速賜施行。臣等不勝惶悚待命之至。謹具疏以聞。

紂王看畢。自思言之甚善。只因本中。具有雲中子。除妖之事。前日幾乎把蘇美人險喪性命。托天庇佑。焚劍方安。今日又言妖氛在宮闈之地。紂王回首問妲己曰。杜元銑上書。又提妖魅相侵。此言果是何故。妲

己上前跪而奏曰。前日雲中子。乃方上術士。假捏妖言。蔽惑聖聰。播亂萬民。此是妖言亂國。今杜元銑。又假此爲題。皆是朋黨惑衆。駕言生事。百姓至愚。一聽此妖言。不慌者自慌。不亂者自亂。致使百姓遑遑。莫能自安。自然生亂。究其始。皆自此無稽之言惑之也。故凡妖言惑衆者。殺無赦。紂王曰。美人言之極當。傳朕音意。把杜元銑梟首示衆。以戒妖言。首相商容曰。陛下此事不可。元銑乃三世老臣。素秉忠良。真心爲國。瀝血披肝。無非朝懷報主之恩。暮思酬君之德。一片苦心。不得已而言之。況且職受司天。驗照吉凶。若

按而不奏。恐百司叅論。今以直諫。陛下反賜其死。元
銑雖死不辭。以命報君。就歸冥下。自分得其死所。只
恐四百文武之中。各有不平。元銑無辜受戮。望陛下
原其忠心。憐而赦之。王曰。丞相不知。若不斬元銑。誣
言終無已時。致令百姓遑遑。無有寧宇矣。商容欲待
再諫。曾奈紉王不從。令奉御官送商容出官。奉御官
逼令而行。商容不得已。只得出來。及到文書房。見杜
太師伺候。命下不知有殺身之禍。旨意已下。杜元銑
妖言惑衆。拿下梟首。以正國法。奉御官宣讀駕帖畢。
不由分說。將杜元銑。摘去衣服。繩纏索綁。拿出午門。
方至九龍橋。只見一位大夫。身穿大紅袍。乃梅柏也。
柏見杜太師。綁縛而來。向前問曰。太師何故罪如此。
元銑曰。天子失政。吾等上本內庭。言妖氣纍貫于宮
中。災星立變於天下。首相轉達。有犯天顏。君賜臣死。
不敢違旨。梅先生功名二字。化作灰塵。數載丹心。竟
成冰冷。梅柏聽言。兩邊的且住了。竟至九龍橋邊。適
逢首相商容。梅柏曰。請問丞相。杜太師有何罪犯。君
特賜其死。商容曰。元銑本章。實爲朝廷。因妖氛遶于
禁闕。怪氣照于宮闈。當今聽蘇美人之言。坐以妖言
惑衆。驚慌萬民之罪。老夫苦諫。天子不從。如之奈何。

梅栢聽罷。只氣得五靈神暴燥。三昧火燒胃。老丞相
變理陰陽。調和鼎鼐。奸者卽斬。佞者卽誅。賢者卽薦。
能者卽褒。君正而首相無言。君不正以直言諫主。今
天子無辜而殺大臣。似丞相這等。錯口不言。妾之無
奈。是重一己之功名。輕朝內之股肱。怕死貪生。愛血
肉之微軀。恨君王之刑典。皆非丞相之所爲也。叫兩
邊且住了。待我與丞相面君。梅栢携商容過大殿。逕
進內庭。栢乃外官。及至壽仙宮門首。便自俯伏。奉御
官啟奏。商容梅栢候旨。王曰。商容乃三世之老臣。進
內可赦。梅栢擅進內廷。不尊國法。傳旨宣商容在前。

梅栢隨後進宮俯伏。王問曰。一卿有何奏章。梅栢口
稱陛下。臣梅栢具疏。杜元銑何事干犯國法。致于賜
死。王曰。杜元銑與方士通謀。架捏妖言。搖惑軍民。播
亂朝政。污蟻朝廷。身爲大臣。不思報本酬恩。而反詐
言妖魅。蒙蔽欺君。律法當誅。除奸勦佞。不爲過耳。梅
栢聽紂王之言。不覺勵聲奏曰。臣聞堯王治天下。應
天而順人。言聽于文官。計從于武將。一日一朝。共談
安民治國之道。去讒遠色。共樂太平。今陛下半載不
朝。樂於深宮。朝朝飲宴。夜夜歡娛。不理朝政。不容諫
章。臣聞君如腹心。臣如手足。心正則手足正。心不正

則手足歪邪。古語有云。臣正君邪。國患難治。杜元銑乃治世之忠良。陛下若斬元銑。而廢先王之大臣。聽艷妃之言。有傷國家之樑棟。臣願主公赦杜元銑。毫末之生。使文武仰聖君之大德。紂王聽言。梅栢與元銑一黨。違法進宮。不分內外。本當與元銑一例典刑。奈前侍朕有勞。幸免其罪。削其上大夫。求不序用。梅栢囁聲大言曰。昏君聽妲己之言。失君臣之義。今斬元銑。豈是斬元銑。寔斬朝歌萬民。今罷梅栢之職。輕如灰塵。這何足惜。但不忍成湯數百年基業。喪于昏君之手。今聞太師北征。朝綱無統。百事混淆。昏君日于讒佞之臣。左右蔽惑。於妲己在深宮。日夜荒淫。服見天下變亂。臣無面見先帝於黃壤也。紂王大怒。着奉御官把梅栢拿下去。用金瓜擊頂。兩邊纜待動手。妲己曰。妾有奏章。王曰。美人有何奏朕。妾啟主公。人臣立殿。張眉豎目。詈語侮君。大逆不道。亂倫反常。非一死可贖者也。且將梅栢權禁囹圄。妾治一刑。杜狡臣之續奏。除邪言之亂正。紂王問曰。此刑何樣。妲己曰。此刑約高二丈。圓八尺。上中下用三火門。將銅造成。如銅柱一般。裡邊用炭火燒紅。却將妖言惑眾。利口誨君不尊法度。無事妄生諫章。與諸般違法者。選

剝官服。將鉄索纏身。裹圍銅柱之上。只炮烙四肢筋骨。不須更烟盡骨消。盡成灰燼。以刑名曰。炮烙。若無此酷刑。奸猾之臣。活名之輩。盡玩弄法紀。皆不知做懼。紂王曰。美人之法。可謂盡善盡美。卽命傳旨。將杜元銑梟首示衆。以戒妖言。將梅栢禁於囹圄。又傳旨。意照樣造炮烙刑具。限作速完成。首相商容觀紂王將行無道。任信妲己。竟造炮烙。在壽仙宮前。嘆曰。今觀天下大事去矣。只是成湯懋敬厥德。一片小心。承天永命。豈知傳至當今天子。一旦無道。眼見七廟不守。社稷坵墟。我何忍見。又聽妲己造炮烙之刑。商容

俯伏奏曰。臣啟陛下。天下大事已定。國家萬事康寧。老臣衰朽。不堪重任。恐失於顛倒。得罪於陛下。懇乞念臣侍君三世。數載揆席。實愧素餐。陛下雖不卽賜罷斥。其如臣之庸老何。望陛下赦臣之殘軀。放歸田里。得舍煦哺。腹于光天之下。皆陛下所賜之餘年也。紂王見商容辭官。不居相位。王慰勞曰。卿雖暮年。尚自矍鑠。無奈卿苦苦固辭。但卿朝綱勞苦。數載慇懃。朕甚不忍。卽命隨侍官。傳朕旨意。點文官一員。四表禮送。卿榮歸故里。俯著本地方官。不時存問。商容謝恩出朝。不一時。百官俱知。首相商容致政榮歸。各來

遠送。當有黃飛虎。比微子。箕子。微子啟。微子衍。各官俱在十里長亭餞別。商容見百官在長亭等候。只得下馬。只見七位親王。把手一舉。老丞相今日固是榮歸。你為一國元老。如何下得這般毒意。就把成湯社稷。拋棄一旁。揚鞭而去。於心安乎。商容泣而言曰。列位殿下。衆位先生。商容縱粉骨碎身。難報國恩。這一死何足為惜。而偷安苟免。今天子信任姐已。無端造惡。製造炮烙酷刑。拒諫殺忠。商容力諫不聽。又不能挽回聖意。不日天愁民怨。禍亂自生。商容進不足以輔君。死適足以彰過。不得已讓位待罪。俟賢才俊彥大展經綸。以救禍亂。此容本心。非敢遠君而先身謀也。列位殿下所賜。商容立飲一杯。此別料還有會期。乃持杯作詩一首。以誌後會之期。詩曰

蒙君十里送歸程

把酒長亭淚已傾

回首天顏成隔世

歸來畎畝祝神京

丹心難化龍逢血

赤日空消夏桀名

幾度話來多悵快

何年重訴別離情

商容作詩已畢。百官無不洒淚而別。商容上馬前去。各官傳進朝歌。不表。話言紂王在宮歡樂。朝政荒亂。不。一日。監造炮烙官。啟奏功完。紂王大悅。問姐已曰。

銅柱造完。如何處置。姐已命取來。過目。監造官將炮烙銅柱推來。黃燈燈的高二丈。圓八尺。三層火門。下有二滾盤。推動好行。紂王觀之。指姐已而咲曰。美人神傳秘授奇法。真治世之寶。待朕明日臨朝。先將梅栢炮烙殿前。使百官知懼。自不敢阻撓新法。章牘煩擾。一宿不提。次日紂王設朝。鐘鼓齊鳴。聚兩班文武。朝賀已畢。武成王黃飛虎見殿東二十根大銅柱。不知此物新設何用。王曰。傳旨。把梅栢拿出。執殿官去拿梅栢。紂王命把炮烙銅柱推來。將三層火門用炭架起。又用巨扇扇那炭火。把一根銅柱火燒的通紅。衆官不知其故。午門官啟奏。梅栢已至午門。王曰。拿來。兩班文武看梅栢。垢面蓬頭。身穿縞素。上殿跪下。口稱臣梅栢。恭見陛下。紂王曰。匹夫。你看看此物。是甚麼東西。梅大夫觀看。不知此物。對曰。臣不知此物。紂王咲曰。你只知內殿侮君。仗你利口誣言。毀罵朕躬。治此新刑。名曰炮烙。匹夫今日。九間殿前。炮烙你。教你筋骨成灰。使狂妄之徒。如侮謗人君者。以梅栢爲例耳。梅栢聽言。大叫罵曰。昏君。梅栢死。輕如鴻毛。有何惜哉。我梅栢官居上大夫。三朝舊臣。今得何罪。遭此慘刑。只是可憐成湯天下。喪於昏君之手。久以

後將何面目見汝之先王耳。紂王大怒。將梅柏剝去衣服。赤身將鐵索綁縛其手足。抱住銅柱。可憐梅柏大叫一聲。其氣已絕。只見九間殿上。烙得皮膚筋骨。臭不可聞。不一時化爲灰燼。可憐一片忠心。半生赤胆。直言諫君。遭此慘禍。正是一點丹心歸大海。芳名留得萬年揚。後人看此。有詩嘆曰。

血肉殘軀盡化灰。

丹心耿耿燭三台。

生平正直無偏黨。

死後英魂亦壯哉。

烈焰俱隨亡國盡。

芳名多傍史官裁。

可憐太白懸旗日。

怎似先生嘆雋才。

話說紂王將梅柏炮烙。在九間大殿之前。阻塞忠良。諫諍之口。以爲新刑。稀奇。但不知兩班文武。觀見此刑。梅柏慘死。無不恐懼。人人有退縮之心。個個有不爲官之意。紂王駕回壽仙宮。不表。且言衆大臣俱至午門外。內有微子。箕子。比干。對武成王黃飛虎曰。天下荒荒。北海動搖。聞太師爲國遠征。不意天子任信妲己。造此炮烙之刑。殘害忠良。若使播揚四方。天下諸侯聞知。如之奈何。黃飛虎聞言。將五柳長鬚。捋在手內。大怒曰。三位殿下。據我未將看將起來。此炮烙不是炮烙大臣。乃烙的是紂王江山。炮的是成湯社

稷古云道得好。君之視臣如手足。則臣視君如腹心。君之視臣如土芥。則臣視君如寇讎。今主上不行仁政。以非刑加上大夫。此乃亡國之兆。不出數年。必有禍亂。我等豈忍坐視敗亡之理。衆官俱各嗟嘆而散。各歸府宅。且言紂王回宮。妲己迎接聖駕。紂王下輦。携妲己手而言曰。美人妙策。朕今日殿前炮烙了梅柏。使衆臣俱不敢出頭強諫。銜口結舌。唯唯而退。是此炮烙。乃治國之奇寶也。傳旨設宴。與美人賀功。其時笙簧。襍奏簫管。齊鳴。紂王與妲己在壽仙宮。百技作樂。無限歡娛。不覺檣樓鼓角。二更。樂聲不息。有

旨。將此樂音。送到中宮。姜皇后尚未寢。只聽樂聲。隔耳。問左右宮人。這時候那裡作樂。兩邊宮人啟。娘娘。這是壽仙宮。蘇美人與天子飲宴未散。姜皇后嘆曰。昨聞天子信妲己造炮烙。殘害梅柏。慘不可言。我想這賤人。蠱惑聖聰。引誘人君。肆行不道。卽命乘車。待我往壽仙宮走一遭。看官此一去。未免有娥眉見妬之意。只怕是非從此起。災禍目前生。不知後事如何。且聽下回分解。

總批 忠諫殺身。古今不止一人。若梅大夫。以炮烙捐軀。酒更骨化。形消。其受禍更慘。更烈。俚云。

最毒婦人心。姐已固無足論。紂王竟化之作
忍心人。嗣是更慘更毒。正所謂習以性成。獨
怪近日鬚眉男子。皆化爲繞指柔。而柔顏異
順先意逢迎。若不見其慘毒。較之姐已。紂王
顯惡稍不肖。人以是少恕之。子曰否。當彼之
曲意權貴時。冷挑熱挽。井中下石。朋比作仇。
殺人未嘗不毒不慘。此之謂真陰毒。此之爲
真婦人何也。彼陰可以借劍殺人。陽可望風
行止。甚致乘機卸担。此輩之惡。更甚殷紂姐
已。公論當入無間獄。

又批
從來仙佛之流。乃超出煩惱場中。進道清虛
之府。任他桑田滄海。斗換星移。都無罣礙。這
雲中子。不守清規。突然多事。引起事端。妖怪
滅不成。就索罷了。又題甚麼詩。送了箇杜元
銑。因杜元銑又惹得箇梅柏慘死。蘇紂王有
炮烙諫臣之名。逐節生出事來。把商家一箇
天下送了。究其始。皆此老不寧耐多事起。心
經所以欲觀自在。故煩惱恐怖。甚。色相俱
忘。真是養心妙諦。

第七回

費仲計廢姜皇后

詩曰

紂王無道樂溫柔。

日夜宣淫興未休。

月色已西重進酒。

清歌纔罷奏箜篌。

養成讒虐三綱絕。

釀就醜戕萬姓愁。

諷諫難回流下性。

至今餘恨鎖西樓。

話言姜皇后聽得音樂之聲。問左右知是紂王與妲己飲宴。不覺點首歎曰。天子荒淫。萬民失業。此取亂之道。昨外臣諫諍。竟遭慘死。此事如何是好。眼見成湯天下變更。我身為皇后。豈有坐視之理。姜皇后乘

全神演義 卷一 十五
輦兩邊排列官人。紅燈閃灼。簇擁而來。前至壽仙宮。侍駕官啟奏。姜娘娘已到宮門。候旨。紂王更深帶酒。醉眼睜斜。蘇美人你當去接梓童。妲己領旨出宮迎接。蘇氏見皇后行禮。皇后賜以平身。妲己引導。姜皇后至殿前行禮畢。紂王曰。命左右設坐。請梓童坐。姜皇后謝恩。坐于右首。看官那姜后。乃紂王元配。妲己乃美人。坐不得。侍立一旁。紂王與正宮把盞。王曰。梓童今到壽仙宮。乃朕喜幸。命妲己美人著宮娥。繇指輕敲檀板。美人自歌舞一回。與梓童賞玩。其時繇指輕敲檀板。妲己歌舞起來。但見。

霓裳擺動。綉帶飄揚。輕輕裙襖。不沾塵。嫋嫋腰肢。風折柳。歌喉嘹亮。由如月裡奏仙音。一點硃唇。却似櫻桃。逢雨濕。尖纖十指。恍如春筍。一般同。杏臉桃腮。好相牡丹初綻蕊。正是瓊瑤玉宇神仙降。不亞嫦娥下世間。

妲己腰肢嫋娜。歌韻輕柔。好似輕雲。領上搖風。嫩柳池塘拂水。只見繇指。與兩邊侍兒。喝采。跪下齊稱萬歲。姜皇后正眼也不看。但以眼觀鼻。鼻叩於心。忽然紂王看見姜后如此。帶笑問曰。御妻光陰瞬息。歲月如流。景致無多。正宜當此取樂。如妲己之歌舞。乃天

上奇觀。人間少有的。可謂真寶。御妻何無喜悅之色。正顏不觀。何也。姜皇后就此出席。跪而奏曰。如姐已歌舞。豈足稀奇也。不足真寶。紂王曰。此樂非奇寶。何以爲奇寶也。姜后曰。妾聞人君有道。賤貨而貴德。去讒而遠色。此人君自省之寶也。若所謂天有寶。日月星辰。地有寶。五穀園林。國有寶。忠臣良將。家有寶。孝子賢孫。此四者。乃天地國家所有之寶也。如陛下荒淫酒色。徵歌逐技。窮奢極欲。聽讒信佞。殘殺忠良。驅逐正士。播棄黎老。跪比匪人。惟以婦言是用。此牝雞司晨。惟家之索。以此爲寶。乃傾家喪國之寶也。妾願

陛下改過弗吝。聿修厥德。親師保。遠女寺。立綱持紀。毋事宴遊。毋沉酣於酒。毋怠荒於色。日勤政事。弗自滿。庶幾天心可回。百姓可安。天下可望太平矣。妾乃女流。不識忌諱。妄干天聽。願陛下痛改前愆。力賜施行。妾不勝幸甚。天下幸甚。姜皇后奏罷。辭謝畢。上輦還宮。且言紂王。已是酒醉。聽姜皇后一番言語。十分怒色。這賤人不識抬舉。朕着美人歌舞一回。與他取樂玩賞。反被他言三語四。許多說話。若不是正宮。用金瓜擊死。方消我恨。好懊惱人也。此時三更已盡。紂王酒已醉了。叫美人。方纔朕躬着惱。再舞一回。與

朕解悶。姐已跪下奏曰。妾身從今再不敢歌舞。王曰。爲何。姐已曰。姜皇后深責妾身。此歌舞乃傾家喪國之物。况皇后所見甚正。妾身蒙聖恩寵眷。不敢暫離左右。倘娘娘傳出宮闈。道賤妾蠱惑聖聰。引誘天子。不行仁政。使外庭諸臣。持此督責。妾雖拔髮。不足償其罪矣。言罷。淚下如雨。紂王聽罷。大怒曰。美人只管侍朕。明日便廢了賤人。立你爲皇后。朕自做主。美人勿憂。姐已謝恩。復傳奏樂飲酒。不分晝夜。不表。一日朔望之辰。姜皇后在中宮。各宮嬪妃朝賀。皇后西宮黃貴妃。乃黃飛虎之妹。馨慶宮楊貴妃。俱在正宮。只

見宮人來報。壽仙宮蘇姐已候旨。皇后傳旨。姐已進宮。見姜皇后昇寶座。黃貴妃在左。楊貴妃在右。姐已進宮朝拜已畢。姜皇后特賜美人平身。姐已侍立一旁。二貴妃問曰。這就是蘇美人。姜后曰。正是。因對蘇氏責曰。天子在壽仙宮。無分晝夜。宣淫作樂。不理朝政。法紀混淆。你並無一言規諫。迷惑天子。朝歌暮舞。沉湎酒色。拒諫殺忠。壞成湯之大典。悞國家之安危。是皆汝之作俑也。從今如不悛改。引君當道。仍前肆無忌憚。定以中宮之法處之。且退。姐已忍氣吞聲。拜謝出宮。滿面羞愧。悶悶回宮。時有絲絹接住姐已。口

稱娘娘。姐已進宮。坐在綉墩之上。長吁一聲。鯨捐曰。娘娘今日朝正宮而回。爲何短歎長吁。姐已切齒曰。我乃天子之寵妃。姜后自恃元配。對黃楊二貴妃。耻辱我。不堪。此恨如何不報。鯨捐曰。主公前日親許。娘娘爲正宮。何愁不能報復。姐已曰。雖然。但姜后現在如何做得。必得一奇計。害了姜后。方得妥貼。不然。百官也不服。依舊諫諍不寧。怎得安然。你有何計可行。其福亦自不淺。鯨捐對曰。我等俱係女流。况奴婢不過一侍婢耳。有甚深謀遠慮。依奴婢之意。不若召一臣計議方妥。姐已沉吟半晌曰。外官如何召得進來。况且耳目甚衆。又非心腹之人。如何使得。鯨捐曰。明日天子幸御園。娘娘暗傳懿旨。宜召中諫大夫。費仲到宮。待奴婢分付他。定一妙計。若害了姜皇后。許他官居顯任。爵祿加增。他素有才名。自當用心。萬無一失。姐已曰。此計雖妙。恐彼不肯。奈何。鯨捐曰。此人亦係主公寵臣。言聽計從。况娘娘進宮。也是他舉薦。奴婢知他必肯盡力。姐已大喜。那日紉王幸御花園。鯨捐暗傳懿旨。把費仲宣至壽仙宮。費仲在宮門外。只見鯨捐。出宮問曰。費大夫。娘娘有密書一封。你拿出去。自拆觀其機密。不可漏泄。若成事之後。蘇娘娘

決不負大夫。宜速不宜遲。鯨捐道罷。進宮去了。費仲接書。急出午門。到於本宅。至祕室。開拆觀看。乃姐已教我設謀。害姜皇后的重情。看罷。沉思憂懼。我想起來。姜皇后。乃主上元配。他的父親。乃東伯侯。姜桓楚。鎮於東魯。雄兵百萬。麾下大將千員。長子姜文煥。又勇貫三軍。力敵萬夫。怎的惹得他。若有差訛。其害非小。若遲疑不行。他又是天子寵妃。那日。他若簪恨。或枕邊密語。或酒後讒言。吾死無葬身之地矣。心下躊躇。坐臥不安。如芒刺背。沉思終日。併無一籌可展。半策可施。廳前走到廳後。神魂顛倒。如醉如痴。坐在廳

上。正納悶間。只見一人。身長丈四。膀闊三停。壯而且勇。走將過去。費仲問曰。是甚麼人。那人忙向前叩頭。曰。小的是姜環。費仲聞說。便問。你在我府中幾年了。姜環曰。小的來時。離東魯。到老爺臺下。五年了。蒙老爺一向擡舉。恩德如山。無門可報。適纔不知老爺。悶坐。有失迴避。望老爺恕罪。費仲一見此人。計上心來。便叫。你且起來。我有事用你。不知你肯用心去做。你的富貴。亦自不小。姜環曰。若老爺分付。安敢不努力前去。况小的受老爺知遇之恩。便使小的。赴湯蹈火。萬死不辭。費仲大喜曰。我終日沉思。無計可施。誰知

却在您身上。若事成之後。不失金帶垂腰。其福應自
不淺。姜環曰。小的怎敢望此。求老爺分付。小人領命。
費仲付姜環耳上。這般這般。如此如此。若此計成。你
我有無窮富貴。切莫漏泄。其禍非同小可。姜環點頭
領計去了。這正是金風未動蟬先覺。暗送無常死不
知。有詩爲証。詩曰。

姜后忠賢報主難。

孰知平地起波瀾。

可憐數載鴛鴦夢。

取次凋殘不忍看。

話說費仲。密密將計策。寫明。暗付絲捐。絲捐得書。密
奏與姐已。姐已大喜。正宮不久可居。一日紂王。在壽

仙宮閑居無事。姐已啟奏曰。陛下顧戀妾身。旬月未
登金殿。望陛下明日臨朝。不失文武仰望。王曰。美人
所言。真是難得。雖古之賢妃聖后。豈是過哉。明日臨
朝。裁決機務。庶不失賢妃美意。看官。此是費仲姐已
之計。豈是好意。表過不題。次日天子設朝。但見左右
奉御保駕。出壽仙宮。鸞輿過龍德殿。至分宮樓。紅燈
簇簇。香氣氤氳。正行之間。分宮樓門角旁。一人身高
丈四。頭帶扎巾。手執寶劍。行如虎狼。大喝一聲。言曰。
昏君無道。荒淫酒色。吾奉主母之命。刺殺昏君。庶成
湯天下。不失與他人。可保吾主爲君也。一劍劈來。兩

邊該多少保駕官。此人未近前時。已被衆官所獲。繩纏索綁。拿近前來。跪在地下。紂王驚而且怒。駕至大殿。陞座。文武朝賀畢。百官不知其故。王曰。宣武成王黃飛虎。亞相比于。二臣隨出班拜伏。稱臣。紂王曰。二卿。今日陞殿。異事非常。比于曰。有何異事。王曰。分官樓有一刺客。執劍刺朕。不知何人所使。黃飛虎聽言大驚。忙問曰。昨日是那一員官宿殿。內有一人。乃是封神榜上有名。官拜總兵。姓魯名雄。出班拜伏。是臣宿殿。並無奸細。此人莫非五隨百官。混入分官樓內。故有此異變。黃飛虎分付。把刺客推來。衆官將刺客

拖到滴水之前。天子傳旨。衆卿誰與朕。勘問明白。回旨。班中閃一人。進禮。稱臣。費仲不才。勘明回旨。看官費仲。原非問官。此乃做成圈套。陷害姜皇后的。恐怕別人審出真情。故此費仲討去勘問。話說費仲拘出刺客。在午門外勘問。不用加刑。已是招成謀逆。費仲進大殿。見天子俯伏回旨。百官不知。原是設成計謀。靜聽回奏。王曰。勘明何說。費仲奏曰。臣不敢奏聞。王曰。卿既勘問明白。爲何不奏。費仲曰。赦臣罪。方可回旨。王曰。赦卿無罪。費仲奏刺客姓姜名環。乃東伯侯姜桓楚家將。奉中宮姜皇后懿旨。行刺陛下。意在侵

奪天位。與姜桓楚而爲天子。幸宗社有靈。皇天后土庇佑。陛下洪福齊天。逆謀敗露。隨卽就擒。請陛下下九卿文武議貴議戚定奪。紂王聽奏。拍案大怒曰。姜后乃朕元配。輒敢無禮謀逆不道。還有甚麼議貴議戚。况官弊難除。禍潛內禁。肘腋難以隄防。速着西宮黃貴妃勘問回旨。紂王怒發如雷。駕回壽仙宮。不表。且言諸大臣紛紛議論難辨假真。內有上大夫楊任對武成王曰。姜皇后真靜淑德。慈祥仁愛。治內有法。據下官所論。其中定有委曲不明之說。宮內定有私通列位殿下。衆位大夫不可退朝。且聽西宮黃娘娘消息。方存定論。百官俱在九間殿。未散。話言奉御官承旨至中宮。姜皇后接旨。跪聽宣讀。奉御官宣讀曰。勅曰。皇后位正中宮。德配坤元。貴敵天子。不思日夜競惕。敬修厥德。毋忝姆懿。克諧內助。乃敢肆行大逆。參養武士。姜環於分宮樓前行刺。幸天地有靈。大奸隨獲。發赴午門勘問。招稱皇后與父姜桓楚同謀不道。僥倖天位。夔倫有乖。三綱盡絕。着奉御官拿送西宮。好生打着勘明。從重擬罪。毋得徇情。故縱。罪有攸歸。特勅。

姜皇后聽罷。放聲大哭道。冤哉。冤哉。是那一個奸賊。

生事做害我。這箇不赦的罪名。可憐數載宮闈。克勤克儉。夙興夜寐。何敢輕爲妄作。有忝姆訓。今皇上不察來歷。將我拿送西宮。存亡未保。姜后悲悲泣泣。淚下沾襟。奉御官同姜后。來至西宮。黃貴妃將旨意。放在上首。尊其國法。姜皇后跪而言曰。我姜氏素秉忠良。皇天后土。可鑒我心。今不幸遭人陷害。望乞賢妃鑑我平日所爲。替奴作主。雪此冤枉。黃妃曰。聖旨道。你命姜環弑君獻國。構東伯侯。姜桓楚篡成湯之天下。事干重大。逆禮亂倫。失夫妻之大義。絕元配之恩情。若論情真。當夷九族。姜后曰。賢妃在上。我姜氏乃姜桓楚之女。父鎮東魯。乃二百鎮諸侯之首。官居極品。位壓三公。身爲國戚。女爲中宮。又在四大諸侯之上。况我生子殷郊。已正東宮。聖上萬歲後。我子承嗣大位。身爲太后。未聞父爲天子。而能不負太廟者也。我雖係女流。未必癡愚至此。且天下諸侯不以只我父親一人。若天下齊興。問罪之師。如何保得永久。望賢妃詳察。雪此奇冤。並無此事。懇乞回旨。轉達愚衷。此恩非淺。話言未了。聖旨來催。黃妃乘輦。至壽仙宮候旨。紂王宣黃妃進宮。朝賀畢。紂王曰。那賤人招了不曾。黃妃奏曰。奉旨嚴問姜后。並無半點之私。

實有真潔賢能之德。后乃元配。侍君多年。蒙陛下恩寵。生殿下。已正位東宮。陛下萬歲後。彼身為太后。有何不足。尚敢欺心。造此滅族之禍。况姜桓楚官居東伯。位至皇親。諸侯朝稱千歲。乃人臣之極品。乃敢使人行刺。必無是理。姜后痛傷于骨髓之中。脚寃于覆盆之上。即姜后至愚。未有父為天子。而女能為太后。甥能承祀。亦也。至若棄貴而投賤。遠上而近下。患者不為。况姜后正位數年。素明禮教者哉。妾願陛下察寃雪枉。無令元配受誣。有乖聖德。再乞看太子生母。憐而赦之。妾身幸甚。姜后舉室幸甚。紂王聽罷。自思。

曰。黃妃之言。甚是明白。果無此事。必有委曲。正在遲疑。未決之際。只見妲己在旁。微微冷笑。紂王見妲己微笑。問曰。美人微笑不言。何也。妲己對曰。黃娘娘被姜后惑了。從來做事的人。好的自己播揚。惡的推與別人。况謀逆不道。重大事情。他如何輕意便認。且姜環是他父親所用之人。既供有主使。如何賴得過。且三宮后妃。何不攀扯別人。單指姜后。其中豈得無說。恐不加重刑。如何肯認。望陛下詳察。紂王曰。美人之言。有理。黃妃在旁言曰。蘇妲己毋得如此。皇后乃天子之元配。天下之國母。貴嫡主尊。雖自三皇治世。五

帝爲君。縱有大過。止有貶謫。並無誅斬正宮之法。如
已日。法者。乃爲天下而立。天子代天宣化。亦不得以
自私自便。况犯法無尊親貴賤。其罪一也。陛下可傳
旨。如姜后不招。扼去他一目。眼乃心之苗。他惧扼目
之苦。自然招認。使文武知之。此亦法之常。無甚苛求
也。紂王日。妲己之言也是。黃貴妃聽說。欲扼姜后目
心。甚着忙。只得上輦回西宮。下輦見姜后。垂淚頓足
日。我的皇娘。妲己是你百世冤家。君前獻妬忌之言。
如你不認。卽扼你一目。你依我就認了罷。歷代君王。
並無將正宮。加害之理。莫非貶至不遊宮。便了。姜后
泣而言日。賢妹言雖爲我。但我生平。頗知禮教。怎肯
認此大逆之事。貽羞於父母。得罪於宗社。况妻刺其
夫。有傷風化。敗壞綱常。令我父親。作不忠不義之奸
臣。我爲辱門敗戶之賤輩。惡名千載。使後人言之切
齒。又致太子。不得安于儲位。所關甚巨。豈可草率冒
認。莫說扼我一目。便投之于鼎鑊。萬剛千錘。這是生
前作孽。今生報。豈可有垂大義。古云。粉骨碎身俱不
懼。只留清白在人間。言未了。聖旨下。如姜后不認。卽
去一日。黃妃日。快認了罷。姜后大哭日。縱死豈有冒
認之理。奉御官百般逼迫。容留不得。將姜皇后扼去。

一目。血染衣襟。昏絕于地。黃妃忙教左右官人扶救。急切未醒可憐。有詩爲証。詩曰。

斃目飛灾禍不禁。

只因規諫語相侵。

早知因破終無救。

空向西宮血染襟。

黃貴妃見姜后遭此慘刑。泪流不止。奉御官將斃下來。血滴滴一日。盛貯盤內。同黃妃上輦。來回紂王。黃妃下輦進宮。紂王忙問曰。那賤人可曾招成。黃妃奏曰。姜后併無此情。嚴究不過受斃。目屈刑。怎肯失了大節。奉旨已取一日。黃妃將姜后一目。血淋淋的捧將上來。紂王觀之。見姜后之睛。其心不忍。思愛多年。自悔無及。低頭不語。甚覺傷情。回首責妲己曰。方纔輕信你一言。將姜后斃去一目。又不曾招成。咎將誰委。這事俱係你輕率妄動。倘百官不服。奈何奈何。妲己曰。姜后不招。百官自然有說。如何干休。况東伯侯坐鎮一國。亦要爲女洗冤。此事必欲姜后招成。方免百官萬姓之口。紂王沉吟不語。心下煎熬。似羝羊觸籬。遲退兩難。良久問妲己曰。爲今之計。何法處之。方妥。妲己曰。事已到此。一不做。二不休。招成則安靜無說。不招則議論風生。竟無寧宇。爲今之計。只有嚴刑酷拷。不怕他不認。今傳旨。令貴妃用銅斗一隻。內放

炭火燒紅。如不肯招。炮烙姜后二手。十指連心痛。不可當。不愁他不成認。紂王曰。據黃妃所言。姜后全無此事。今又用此慘刑。屈勘中宮。恐百官他議。扼目已錯。豈可再乎。妲己曰。陛下差矣。事到如此。勢成騎虎。寧可屈勘姜后。陛下不可得罪與天下諸侯。合朝文武。紂王出乎無奈。只得傳旨。如再不認。用炮烙二手。毋得狗情負諱。黃妃聽得此言。魂不附體。上輦回宮。來看姜后。可憐身倒塵埃。血染衣襟。情景慘不忍見。放聲大哭曰。我的賢德娘娘。你前生作何惡孽。得罪于天地。遭此橫刑。乃扶姜后而慰曰。賢后娘娘。你認了罷。昏君意呆。心毒。聽信賤人之言。必欲致你死地。如你再不招。用銅斗炮烙你二手。如此慘惡。我何忍見。姜后血淚染面。大哭曰。我生前罪深孽重。一死何辭。只是你替我作個証盟。就死瞑目。言未了。只見奉御官將銅斗燒紅。傳旨曰。如姜后不認。卽烙其二手。姜后心如鐵石。意似堅剛。豈肯認此。証隨屈情。奉御官不由分說。將銅斗放在姜后兩手。只烙的筋段皮焦。骨枯人嗅。十指連心。可憐昏死在地。後人觀此。不勝傷感。有詩歎曰。

銅斗燒紅烈焰生。

宮人此際下無情。

可憐一片忠貞意。化作官流日夜鳴。

黃妃看見這等光景。鬼死狐悲。心如刀絞。意似油煎。痛哭一場。上輦回宮。進宮見紂王。黃妃含淚奏曰。慘刑酷法。嚴審數番。並無行刺真情。只怕奸臣內外相通。做害中宮。事机有變。其禍不小。紂王聽言。大驚曰。此事皆美人。教朕傳旨勘問。事既如此。奈何奈何。姐已跪而奏曰。陛下不必憂慮。刺客姜環現在。傳旨着威武大將軍。晁田晁雷。押解姜環進西宮。二人對面執問。難道姜后還有推托。此回必定招認。紂王曰。此事甚善。傳旨宣押。刺客對審。黃妃回宮不題。話言。晁田晁雷押刺客。姜環進西宮對詞。不知性命如何。且聽下回分解。

總批

從來奸臣賊子定。

再費仲遺謀。姐

已起。纘紂王殘忍。若天生就一付肝腸。書曰。朋比作仇。良有以也。可憐姜后之賢。竟罹奇禍。所有黃妃一人。左右挽回。終不克免。予恨此時滿朝文武。獨無一男子。紂王可謂獨夫。又批。

紂書以狐狸托於姐已。原未見於正史。此係

作書者。婆心指點。大有深意。道狐善媚而亦
慘毒。如婦人焉。狐之始以美色。妖惑少年。宣
淫恩愛。彼少者不知。及至髓竭精枯。罷弊郎
當彼方棄而他適。何嘗有一點憐惜之意。與
婦人何以異。今看紙上之言。回視閨中之婦。然
乎否也。如今舉世皆有狐狸。但不可爲他所
惑。可謂回頭是岸。

第八回

方弼方相反朝歌

詩曰

美人禍國萬民災。

驅逐忠良若草萊。

擅寵誅妻夫道絕。

聽讒殺子國儲灰。

英雄棄主多亡去。

俊彥懷才盡隱埋。

可笑紂王孤注立。

紛紛兵甲起塵埃。

話言晁田晁雷。押姜環至西宮跪下。黃妃曰。姜娘娘。
你的對頭來了。姜后屈刑凌陷。一目睜開。罵曰。你這
賊子。是何人買囑你。陷害我。你敢誣執我主。謀弑君。
皇天后土。也不祐你。姜環曰。娘娘所使小人。小人怎

敢違旨娘娘不必推辭。此情是實。黃妃大怒。姜環你這匹夫。你見姜娘娘。這等身受慘刑。無辜絕命。皇天后土。天必殺汝。不言黃妃勘問。且說東宮太子殷郊。二殿下殷洪。弟兄正在東宮無事奕棋。只見執掌東宮太監楊容。來啟千歲。禍事不小。太子殷郊。此時年方十四歲。二殿下殷洪。年方十二歲。年紀幼小。尚貪嘻戲。竟不在意。楊容復稟曰。千歲不要奕棋了。今禍起宮幃。家亡國破。殿下忙問曰。有何大事。禍及宮闈。楊容含淚曰。啟千歲。太后娘娘。不知何人陷害。天子怒發。西宮。扼去一目。炮烙二手。如今與刺客對詞。請

千歲速救娘娘。殷郊一聲大叫。同弟出東宮。竟進西宮。進得宮來。忙到殿前。太子一見母親。渾身血染。兩手枯焦。嗅不可聞。不覺心酸肉顫。近前俯伏。姜皇后身上。跪而哭曰。娘娘爲何事。受此慘刑。母親你摠有大惡。正位中宮。何輕易加刑。姜后聞子之聲。睜開一目。毋見其子。大叫一聲。我兒。你看我扼目烙手。刑甚沒戮。這個姜環。做害我謀逆。姐已進。獻讒言。殘我手目。你與爲母明冤洗恨。也是我養你一塲。言罷大叫一聲。苦死我也。嗚咽而絕。太子殷郊。見母氣死。又見姜環跪在一旁。殿下問黃妃曰。誰是姜環。黃妃指姜

環曰。跪的這個惡人。就是你母親對頭。殿下大怒。只見西宮門上掛一口寶劍。殿下取劍在手。好逆賊。你欺心行刺。敢做陷國母。把姜環一劍砍爲兩段。血濺滿地。太子大叫曰。我先殺妲己。以報母讎。提劍出宮。掉步如飛。晁田晁雷見殿下執劍前來。只說殺他。不知其故。轉身就跑。往壽仙宮去了。黃妃見殿下殺了姜環。持劍出宮。大驚曰。這冤家不諳事體。叫殷洪快趕回你哥哥來。說我有話說。殷洪從命出宮。趕叫曰。皇兄黃娘娘叫你且回去。有話對你說。殷郊聽言。回來進宮。黃妃曰。殿下你忒暴躁。如今殺了姜環。人死無對。你待我也將銅斗烙他的手。或用嚴刑拷訊。他自招成也。曉得誰人主謀。我好回旨。你又提劍出宮。趕殺妲己。只怕晁田晁雷到壽仙宮。見那昏君。共禍不小。黃妃言罷。殷郊與殷洪追悔不及。晁田晁雷跑至宮門。慌忙傳進宮中。言二殿下持劍趕來紂王聞奏大怒。好逆子。姜后謀逆行刺。尚未正法。這逆子敢持劍進宮弑父。總是逆種。不可留着。晁田晁雷取龍鳳劍。將二逆子首級取來。以正國法。晁田晁雷領劍出宮。已到西宮。時有西宮奉御官來報黃妃曰。天子命晁田晁雷捧劍來誅殿下。黃妃急至宮門。只見晁

田兄弟二人捧天子龍鳳劍而來。黃妃問曰：你二人何故又至我西宮？晁田一見黃貴妃，晁田對曰：臣晁田奉皇上命，欲取二位殿下首級，以正殺父之罪。黃妃大喝一聲：這匹夫適纔太子趕你同出西宮，你爲何不往東宮去尋，却怎麼往我西宮來尋？我曉的你這匹夫倚天子旨意，遍遊內院，玩弄官妃，你這欺君罔上的匹夫，若不是天子劍旨，立斬你這匹夫驢頭，還不速退！晁田兄弟二人只嚇得魂喪魄消，喏喏而退，不敢仰視，竟往東宮而來。黃妃忙進宮中，急喚殷郊兄弟二人。黃妃泣曰：昏君殺子誅妻，我這西宮救不得你，你可往馨慶宮。楊貴妃那裡可避一二日，若有大臣諫救，方保無事。二位殿下雙雙跪下，口稱貴妃娘娘，此恩何日得報？只是母死尸骸暴露，望娘娘開天地之心，念母死冤在，替他討得片板遮身，此恩天高地厚，莫敢有忘。黃妃曰：你作速去，此事俱在我。我回旨自有區處。二殿下出宮門，逕往馨慶宮來，只見楊妃身倚宮門，望姜皇后信息。二殿下向前哭拜在地，楊貴妃大驚，問曰：二位殿下，娘娘的事怎樣了？殷郊哭訴曰：父王聽信妲己之言，不知何人買囑姜環，架捏誣害，將母親掩去一目，炮烙二手，死于非命。

今又聽姐已讒言欲殺我兄弟二人。望姨母救我二人性命。楊妃聽罷。淚流滿面。嗚咽言曰。殿下你快進宮來。二位殿下進宮。楊妃沉思。晁田晁雷至東宮。不見太子。必往此處追尋。待我把二人打發回去。再作區處。楊妃站立宮門。只見晁田兄弟二人。行如狼虎。飛奔前來。楊妃命傳宮官。與我拿了來人。此乃深宮內闕。外官焉敢至此。法當夷族。晁田聽罷。向前口稱娘娘千歲。臣乃晁田晁雷。奉天子旨。找尋二位殿下。上有龍鳳劍在。臣不敢行禮。楊妃大喝曰。殿下在東宮。你怎往馨慶宮來。若非天子之命。拿問賊臣纔好。還不快退去。晁田不敢回言。只得退走。兄弟計較這件事。怎了。晁雷曰。三宮全無。宮內生跡。不知內庭路徑。且回壽仙宮見天子回旨。二人回去不表。且言楊妃進宮。二位殿下來見。楊妃曰。此間不是你弟兄所居之地。眼目且多。君昏臣暗。殺子誅妻。大變綱常。人倫盡滅。二位殿下可往九間殿去。合朝文武未散。你去見皇伯微子箕子。比干微子啟。微子衍。武成王黃飛虎。就是你父親。要難爲你兄弟。也有大臣保你。二位殿下聽罷。叩頭拜謝。姨母指點活命之恩。洒淚而別。楊妃送二位殿下出宮。楊妃坐于綉墩之上。自思

嘆曰。姜后元配。被奸臣做陷。遭此橫刑。何況偏官。今姐已恃寵。蠱惑昏君。倘有人傳說二位殿下。自我官中放去。那時歸罪于我。也是如此行徑。我怎經得這般慘刑。况我侍奉昏君多年。併無一男半女。東宮太子。乃自己親生之子。父子天性。也不過如此。三綱已絕。不久必有禍亂。我以後必不能有甚好結果。楊妃思想半日。懷惶自傷。掩了深宮。自縊而死。有官官報入壽仙宮中。紂王聞楊妃自縊。不知何故。傳旨用棺擲停於白虎殿。且說晁田。晁雷。來至壽仙宮。只見黃責妃乘輦進宮。回旨。紂王曰。姜后死了。黃妃奏曰。姜后臨絕。大叫數聲。道妾侍聖躬。十有六載。生二子。位立東宮。自待罪宮。闡謹慎。小心夙夜。匪懈。御下並無嫉妬。不知何人妬我。買刺客姜環。坐我一個大逆不道罪名。受此慘刑。十指枯焦。筋酥骨碎。生子一似浮雲。恩愛付於流水。身死不如禽獸。這場冤在。無門可雪。只傳與天下後世。自有公論。萬望妾身轉達天聽。姜后言罷。氣絕尸臥西宮。望陛下念元配生太子之情。可賜棺槨。收停白虎殿。庶成其禮。使文武百官無議。亦不失主之德。紂王傳旨。准行。黃妃回宮。只見晁田回旨。紂王問曰。太子何在。晁田等奏曰。東宮尋覓

不知殿下下落。王曰：莫非只在西宮。晁田對曰：不在西宮。連馨慶宮也不在。紂王言曰：三宮不在。想在大殿。必須擒獲，以正國法。晁田領旨出宮來，不表。且言二殿下往長朝殿來，兩班文武俱不曾散朝。只等宮內信息。武成王黃飛虎聽得脚步惶惶之聲，望孔雀屏裡一看，見二位殿下慌忙錯亂，戰戰兢兢。黃飛虎迎上前曰：殿下爲何這等慌張。殷郊看見武成王黃飛虎大叫黃將軍，救我兄弟性命。道罷大哭，一把拉住黃飛虎袍服頓足曰：父王聽信妲己之言，不分皂白，將我母親攙去一目，銅斗燒紅烙去一手，死于西

官黃貴妃勘問，並無半點真情。我看見生身母親受此慘酷之刑，那姜環跪在前面對詞。那時思甚憔悴，不曾思忖將姜環殺了我復仗劍欲殺妲己，不意晁田奏准父王。父王賜我兄弟二人死，望列位皇伯憐我母親受屈身亡，救我殷郊庶不失成湯之一脉。言罷，一位殿下放聲痛哭。兩班文武齊含淚上前曰：國母受誣，我等如何坐視。可鳴鐘擊鼓，請天子上殿，聲明其事。庶幾罪人可得洗雪，皇后冤枉言未了。只聽得殿西首一聲喊叫，似空中霹靂，大呼曰：天子失政，殺子誅妻，建造炮烙，阻塞忠良，恣行無道。大丈夫既

不能爲皇后洗冤。太子復讎。含淚悲啼。效兒女子之態。古云。良禽擇木而棲。賢臣擇主而仕。今天子不道。三綱已絕。大義有乖。恐不能爲天下之主。我等亦耻爲之臣。我等不若反出朝歌。見擇新君。去此無道之主。保全社稷。衆人看時。却是鎮殿大將軍方弼。方相兄弟二人。黃飛虎聽說大喝一聲。你多大官敢如此亂言。滿朝該多少大臣。豈到得你講。本當拿下。你這等亂臣賊子。還不退去。方弼兄弟二人低頭喏喏不敢回言。黃飛虎見國政顛倒。豈現不祥也。知天意人心俱有離亂之兆。心中沉鬱不樂。咄咄無言。又見微子比干箕子諸位殿下。滿朝文武人人切齒。個個長吁。正無甚計策。只見一員小官身穿大紅袍。腰懸寶帶。上前對諸位殿下言曰。今日之變。正應終南山雲中子之言。古云。君不正。則臣生奸佞。今天子屈斬太師杜元銑。治炮烙壞諫官。梅摺今日又有這異事。皇上清白不分。殺子誅妻。我想起來。那定計奸臣行事。賊子他反在旁暗笑。可憐成湯社稷。一旦丘墟。似我等不久。終被他人所擄。言者乃上大夫楊任。黃飛虎長嘆數聲。大夫之言是也。百官默默。二位殿下悲哭不止。只見方弼方相分開衆人。方弼夾住殿郊。方相夾

住殷洪。囑聲高叫曰：紂王無道，殺子而絕宗廟，誅妻有壞綱常。今日保二位殿下往東魯借兵，除了昏君，再立成湯之嗣。我等及了。二人背負殿下，逕出朝歌，南門去了。大抵二人氣力甚大，彼時不知跌倒幾多官員，那裡當得住他。後人有詩爲証詩曰：

方家兄弟反朝歌。

殿下今番脫網羅。

漫道美人能破舌。

天心已去柰伊何。

話說衆多文武見反了方弼，方相大驚失色，獨黃飛虎若爲不知。亞相比干近前曰：黃大人，方弼反了，大人爲何獨無一言？黃飛虎答曰：可惜文武之中並無一位似方弼二人的。方弼乃一夯漢，尚知不忍國母負屈，太子枉死，自知卑小，不敢諫言，故此背負二位殿下去了。若聖旨追趕回來，殿下死無疑，忠良盡皆屠戮，此事明知有死無生，只是迫于一腔忠義，故造此罪孽，然情甚可矜。百官未及答，只聽後殿奔逐之聲，衆官正看，只見晁田兄弟二人，捧寶劍到殿前，言曰：列位大人，二位殿下可曾往九間殿來？黃飛虎曰：二位殿下，方纔上殿，哭訴冤枉，國母屈勘，遣詔又欲賜死太子，有鎮殿大將軍方弼方相，聽見不忿，沉寃把二位殿下背負，反出都城去，尚不遠，你旣奉天

子吉意速去拿回。以正國法。晁田晁雷聽得是方弼兄弟反了。嚇的魂不附體。話說那方弼身長三丈六尺。方相身長三丈四尺。晁田兄弟怎敢惹他一拳也。經不起。晁田自思。此是黃飛虎。明明奈何我。我有道理。晁田曰。方弼既反。保二位殿下。出都城去了。未將進宮回旨。晁田來至壽仙宮。見紂王奏曰。臣奉旨到九間殿。見文武未散。找尋二位殿下。不見。只聽百官道。二位殿下見文武哭訴。究情有鎮殿將軍方弼。方相保二位殿下。反出都城。投東魯借兵去了。請旨定奪。紂王大怒曰。方弼反了。你速趕去拿來。毋得踈虞。

縱法。晁田奏曰。方弼力大勇猛。臣焉能拿得來。要拿方弼兄弟。陛下速發手勅。着武成王黃飛虎。方可成功。殿下亦不致漏網。紂王曰。速行手勅。着黃飛虎速去拿來。晁田將這個担兒。卸與黃飛虎。晁田奉手勅至大殿。命武成王黃飛虎速擒反叛。方弼方相並取二位殿下首級回旨。黃飛虎咲曰。我曉的。這是晁田與我担兒挑。卽領劍勅。出午門。只見黃明。周紀。龍環。吳炎曰。小弟相隨。黃飛虎曰。不必你們去。自上五色神牛。摧開坐下獸。兩頭見日。走入百里。且言方弼方相背負二位殿下。一口氣跑了三十里。放下來。殿下

曰。二位將軍。此恩何日報得。方弼曰。臣不忍千歲遭此屈陷。故此心下不平。一時反了朝歌。如今計議。前往何方投脫。正商議間。只見武成王黃飛虎。坐五色神牛。飛奔趕來。方弼方相。着慌。忙對二位殿下曰。未將二人。一時鹵莽。不自三思。如今性命休矣。如何是好。殿下曰。將軍救我兄弟性命。無恩可酬。何出此言。方弼曰。黃將軍來拿我等。此去一定伏誅。殷郊急看黃飛虎已趕到面前。二位殿下軛道跪下曰。黃將軍此來莫非捉獲我等。黃飛虎見二殿下跪於道旁。滾下神牛。亦跪于地上。口稱臣該萬死。殿下請起。殷郊曰。將軍此來有其事。飛虎曰。奉命差遣。天子賜龍鳳劍前來。請二位殿下自決。臣方敢回旨意。非臣敢逼弑儲君。請殿下速行。殷郊聽罷。兄弟跪告曰。將軍盡知我母子啣冤負屈。母遭慘刑。沉魂莫白。再殺幼子一門盡絕。乞將軍可憐啣冤孤兒。開天地仁慈之心。賜一線再生之路。倘得寸土可安。生則啣環。死當結草。沒世不敢忘將軍之大德。黃飛虎跪而言曰。臣豈不知殿下冤枉。君命槩不由已。臣欲要放殿下。便得欺君賣國之罪。欲要不放殿下。其實身負沉冤。臣心何忍。彼此籌畫再三。沉思俱無計策。只見殷郊自思。

料不能脫此災也。罷將軍既奉君命，不敢違法。還有一言。望將軍不知可施此德。周旋一脉生路。黃飛虎曰：殿下有何事。但說不妨。郊曰：將軍可將我殷郊之首，找回都城回旨。可憐我幼弟殷洪，放他逃往別國。倘他日長成，或得借兵報怨，得泄我母之沉寃。我殷郊雖死之日，猶生之年。望將軍可憐。殷洪上前急止之曰：黃將軍此事不可。皇兄乃東宮太子，我不過一郡王。况我又年幼，無有大施展。黃將軍可將我殷洪首級回旨。皇兄或往東魯，或去西岐，借一旅之師，倘可報母弟之讐。弟何惜此一死。殷郊上前一把抱住兄弟。殷洪放聲大哭曰：我何忍幼弟遭此慘刑。二人痛哭。彼此不忍，你推我讓，那裡肯捨。方弼方相看見如此苦情，疼切。二人一聲叫苦殺人。也。泪如瓢傾。黃飛虎看見方弼有這等忠心，自是不忍見。甚是悽惶。乃含淚教方弼不可啼哭。二位殿下不必傷心。此事惟有我五人共知。如有漏泄，我舉族不保。方弼過來保殿下往東魯，見姜桓楚。方相你去見南伯侯鄂崇禹。就言我在中途，放殿下往東魯，傳與他。教他兩路調兵。靖奸洗寃。我黃飛虎那時自有處治。方弼曰：我兄弟二人今日早朝，不知有此異事。臨朝保駕，不曾

帶有路費。如今欲分頭往東南二路去。這事怎了。飛虎曰。此事你我俱不曾打點。飛虎沉思半晌曰。可將我內懸寶珠。拿去前途。貨賣權作路費。上有金廂。價直百金。二位殿下前途保重。方弼方相。你兄弟宜當用心。其功不小。臣回宮復命。飛虎上騎回朝歌。進城時。日色已暮。百官尚在午門。黃飛虎下騎。比干曰。黃將軍怎樣了。黃飛虎曰。追趕不上。只得回旨。百官大喜。且言黃飛虎進宮候旨。紂王問曰。逆子叛臣。可曾拿了黃飛虎。曰。臣奉手勅。追趕七十里。到三叉路口。問往來行人。俱言不曾見。臣恐有悞。回旨。只得回來。紂王曰。追襲不上。好了。逆子叛臣。卿且暫退。明日再議。黃飛虎謝恩出午門。與百官各歸府第。且說妲己見未曾拿住殷郊。復進言曰。陛下今日走脫了殷郊。殷洪。倘投了姜桓楚。只恐大兵不久卽至。其禍不小。况聞太師遠征不在都城。不若速令殷破敗。雷開。點三千飛騎。星夜拿來。斬草除根。恐生後患。紂王聽說。美人此言。正合朕意。忙傳手詔。命殷破敗。雷開。點飛騎三千。速拿殿下。毋得遲悞。取罪殷雷二將。領詔。要往黃飛虎府內來。領兵符。調選兵馬。黃飛虎坐在後廳。思想朝廷不正。將來民愁天怨。萬姓遑遑。四海分

崩八方播亂。生民塗炭。日無寧宇。如何是好。正思想間。軍政司啟老爺。殷雷二將聽令。飛虎曰。令來。二將進後廳行禮畢。飛虎問曰。方纔散朝。又有何事。二將啟曰。天子手詔。令末將領三千飛騎。星夜追趕殿下。捉方弼等。以正國法。特來請發兵符。飛虎暗想。此二將趕去。必定拿來。我把前面方便。付與流水。乃分付殷破敗。雷開曰。今日晚了。人馬未齊。明日五更領兵符速去。殷雷二將不敢違令。只得退去。這黃飛虎乃是元戎。殷雷二將乃是麾下。焉敢強辯。只得回去。不表。且言黃飛虎對周紀曰。殷破敗來領兵符。調三千飛騎。追趕殿下。你明日五更把左哨疾病衰老懦弱不堪的。點三千與他去。周紀領命。次早五更。殷雷二將等發兵符。周紀下教場。令左哨點三千飛騎。發與殷雷二將領去。二將觀之。皆老弱不堪。疾病之卒。又不敢違令。只得領人馬出南門而去。一聲砲响。催動三軍。那老弱疾病之兵。如何行得快。急得二將沒奈何。隨軍征進。有詩爲証。詩曰。

三千飛騎出朝歌。

納喊搖旗擗鼓鐸。

隊伍不齊叫難走。

行人拍手笑呵呵。

不言殷破敗雷開追趕殿下。且言方弼方相保二位

殿下行了一二日。方弼與弟言曰：我和你保二位殿下。反出朝歌。囊夾空虛。路費毫無。如何是好。雖然黃老爺賜有玉玦。你我如何好用。倘有人盤詰。反爲不便。來此正是東南二地。你我指引。二位殿下前往。我兄弟再投他處。方可兩全。方相曰：此言極是。方弼請二位殿下說曰：臣有一言。啟二位千歲。臣等乃一勇之夫。秉性愚鹵。昨見殿下負此冤苦。一時性起。反了朝歌。併不曾想到路途寫遠。盤費全無。今欲將黃將軍所留玉玦貨賣使用。又恐盤詰出來。反爲不便。况逃災避禍。須要隱秀些方是。適纔臣想一法。必須路。

各自潛行。方保萬全。望二位千歲詳察。非臣不能終始。殷郊曰：將軍之言極當。但我兄弟幼小。不知去路。奈何。方弼曰：這一條路往東魯。這一條路往南都。俱是大路。人烟湊集。可以長行。殷郊曰：既然如此。二位將軍不知往何方去。何時再能重會也。方相曰：臣此去。不管那鎮諸侯處。暫且安身。俟殿下借兵進朝歌時。臣自來投拜麾下。以作前驅耳。四人各各洒淚而別。不表方弼方相別殿下。投小路而去。且說殷郊對殷洪曰：兄弟。你投那一路去。殷洪曰：但憑哥哥。殷郊曰：我往東魯。你往南都。我見外翁哭訴這場冤苦。舅

爺必定調兵。我差官知會你。你或借數萬之師。齊伐朝歌。擒拿妲己。爲母親報讎。此事不可忘了。殷洪垂淚點頭。哥哥從此一別。不知何日再會。兄弟二人放聲大哭。執手難分。有詩爲証。詩曰。

旅雁分飛實可傷。

兄南弟北苦參商。

思親痛有千行淚。

失路愁添萬結腸。

橫笛幾聲催暮靄。

孤雲一片逐滄浪。

誰知國破人離散。

方信傾城在女娘。

話言殷洪上路。泪不能乾。悽悽慘慘。愁懷萬縷。况毀下午紀幼小。身居官闕。那曉的跋涉長途。行行且止。

後絆前思。腹內又饑。你想那殿下。深居官中。思衣則綾錦。思食則珍饈。那裡會求乞與人。見一村舍人家。大小俱在那裡吃飯。殿下走到跟前。便教拿飯與孤家用。衆人看見殿下。身着紅衣。相貌非俗。恰起身曰。請坐有飯。忙忙取飯放在桌上。殷洪吃了。起身謝曰。承飯有擾。不知何時。達報你們鄉人。曰。小哥那裡去。貴處上姓。殷洪曰。吾非別人。紂王之子。殷洪是也。如今往南都。見鄂崇禹。那些人聽是殿下。忙叩在地。口稱千歲。小民不知。有失迎迓。望乞恕罪。殿下曰。此處可是往南都去的路。鄉民曰。這是大路。殿下離了村。

庄望前。趨行。一日走不上二三十里。大抵殿下。乃深
宮嬌養。那裡會走路。此時來到。前不巴村。後不着店。
無處可歇。心下着慌。又行二三里。只見松陰密。路
道分明。見一座古廟。殿下大喜。一逕奔至前面。見廟
門一扁。上書軒轅廟。殿下進廟。拜倒在地。言曰。軒轅
聖主。製度衣襟。禮樂冠冕。日中爲市。乃上古之聖君
也。殷洪乃成湯三十一代之孫。紂王之子。今父王無
道。殺子誅妻。殷洪逃難。借聖帝廟宇。安宿一夜。明日
早行。望聖帝護祐。若得寸土安身。殷洪自當重修殿
宇。再換金身。此時殿下。一路行來。身體困倦。聖座下

和衣睡倒。不表。且言殷郊望東魯大道。一路行來。日
色將暮。止走了四五十里。只見一府第。上書太師府。
殷郊曰。此處乃是宦門。可以借宿一宵。明日早行。殿
下日。裡邊有人否。問了一聲。見裡邊無人答應。殿下
只得又進一層門。只聽的裡面有人。長嘆作詩曰。

幾年得罪掌絲綸

一片丹心豈自溷

輔弼有心知爲國

堅持無地向私人

孰知妖孽生宮室

致使黎民化鬼燐

可惜野臣心魏闕

乞靈無計叩猊宸

話說殿下聽畢裏面作詩。殷郊復問曰。裏面有人麼。

裏面聽有人聲。

不甚分明。殷郊曰：我是過此探親。天色晚了，借宿一宿。明日早行。那裏面老者問曰：你聲音好，相朝歌城。你既在城，請進來問你一聲。殷郊向前一看，原來是老丞相。商容見殷郊，下拜曰：殷下何事到此？老臣有失迎迓，望乞恕罪。商容又曰：殷下乃國之儲貳，豈有獨行至此？必國有不祥之兆，請殷下坐了。老臣聽說詳細，殷郊流淚把紂王殺子誅妻事故，細說一遍。商容頓足大叫曰：孰知昏君！這等暴橫，終滅人倫，三綱盡失。我老臣雖是身在林泉，心懷魏闕，豈知平地風波，生此異事？娘娘竟遭慘死。二位殷下流離塗炭，百官爲何鉗口結舌，不犯顏極諫，致令朝政顛倒？殷下放心，待老臣同進朝歌，直諫天子，改弦易轍，以救禍亂。卽喚左右分付，整治酒席，款待殷下。候明日修本，不言殷郊。在商容府內，且說殷雷二將領兵追趕二位殷下，雖有人馬三千，俱是老弱不堪的。一日止行三十里，不能遠走，來了三日，走上百里遠近。一日來到三义路口，雷開曰：長兄，且把人馬在此處。你領五十名精壯士卒，我領五十名精壯士卒，分頭

盈然大臣者能主持國是輔大定傾天下事孰有大如國母儲貳者乎其他亦無足論獨比干箕子微子諸賢置之若罔聞乎其然豈其然乎

又批

今人號方相爲狀子。今觀其負氣忠義做事。倘儻有多少慷慨激烈處。只分路一節。大有智識。如何有此插號。還是今人。不如古人。而昧心反言之乎。亦是今人。勝如古人。而笑之乎。請清夜自攔其心。

第九回

商容九間殿死節

詩曰

忠臣直諫豈沽名。

只欲君明國政清。

不願此身成箇是。

忍教今日禍將盈。

報儲一念堅金石。

誅佞孤忠貫玉京。

大志未酬先碎首。

令人覩此淚如傾。

話說雷開領五十名軍卒往南都追趕似電走雲飛風馳雨驟趕至天晚雷開傳令你捫飽飧連夜追趕料去不遠軍士依言飽吃了戰飯又趕將及到二更時分軍士因連日跋涉勞苦人人俱在馬上困倦險

些兒閃下馬來。雷開暗想夜裡追趕。只怕趕過了。倘或殿下在後。我反在前。空勞心力。不如歇宿一宵。明日精健好趕。叫左右往前邊看。可有村舍暫宿一宵。明日趕罷。眾軍卒因連日追趕辛苦。已不得要歇息。兩邊將火把燈裘高舉。照得前面。松陰密密。却是村庄。及至看時。乃是一座廟宇。軍卒前來稟曰。前邊有一古廟。老爺可以暫居。半夜明早好行。雷開曰。這箇却好。眾軍到了廟前。雷開下馬抬頭觀看。上懸字。乃是軒轅廟。裡邊並無廟主。軍卒用手推門。齊進廟來。火把一照。只見聖座下。一人鼾睡不醒。雷開前看見時。却是殿下殷洪。雷開嘆曰。若往前行。却不錯過了。此也是天數。雷開叫曰。殿下。殿下。殷洪正在濃睡之間。猛然驚醒。只見燈裘火把。一簇人馬擁塞。殿下認的是雷開。殿下叫雷將軍。雷開曰。殿下。臣奉天子命。來請殿下回朝。首官俱有保本。殿下可以放心。殷洪曰。將軍不必再言。我已盡知。料不能逃此大難。我死也不懼。只是一路行來。甚是狼狽。難以行走。乞將軍把你的馬。與我騎一騎。你意下如何。雷開聽得忙答曰。臣的馬請殿下乘騎。臣願步隨。彼時殷洪離廟上馬。雷開步行。押後。往三义路口而來。不表。且言殷破

敗望東魯大道趕來。行了一二日。趕到風雲鎮。又過十里。只見八字粉牆。金字牌扁。上書太師府。殷破敗勒住馬看時。原來是商丞相的府。殷破敗滾鞍下馬。逕進相府。來看商容。商容原是殷破敗座主。殷破敗是商容的門生。故此下馬謁見。商容却不知太子殷郊正在廳上吃飯。殷破敗忝于門生。不用通報。逕到廳前。見殿下同丞相用飯。殷破敗上廳曰。千歲老丞相。未將奉天子旨意。來請殿下回朝。商容曰。殷將軍你來的好。我想朝歌有四百文武。就無一員官直諫天子。文官銜口武不能言。愛爵貪名。尸位素餐。成何世界。丞相正罵起氣來。那裡肯住。且說殿下殷郊。顛競競面如金帛。上前言曰。老丞相不必大怒。殷將軍既奉旨拿我。料此去必無生路。言罷淚如雨下。商容大呼曰。殿下放心。我老臣本尚未完。若見天子。自有說話。叫左右槽頭收拾馬疋。打點行裝。我親自面君。便了。殷破敗見商容。自往朝歌。見駕。恐天子罪責。殷破敗曰。丞相聽啟。卑職奉旨來請殿下。可回殿下。先回。在朝歌等候。丞相畧後一步。見門生先有天子。而後私情。也不識丞相可容納否。商容咲曰。殷將軍。我曉得你這句話。我要同行。你恐天子責你容情之罪。

也罷。殿下你同殷將軍前去。老夫隨後便至。却說殷
下難捨商容府第。行行且止。兩泪不乾。商容便叫殷
破敗賢契。我响當當的殿下交與你。你莫望功高有
傷君臣大義。則罪不勝誅矣。破敗頓首曰。門下領命。
豈敢妄爲。殿下辭了商容。同殷破敗上馬。一路行來。
殷郊在馬上暗想。我雖身死不辭。還有兄弟殷洪。尚
有申冤報恨之時。行非一日。不覺來到三义路口。軍
卒報雷開雷開到韓門來看時。只見殿下同殷破敗
在馬上雷開曰。恭喜千歲回來。殿下下馬進營。殷洪
在帳上高坐。只見報說千歲來了。殷洪聞言。抬頭看
時。果見殷郊。殷郊又見殷洪。心如刀絞。意似油煎。趕
上前。一把扯住殷洪。放聲大哭曰。我兄弟二人。前生
得何罪與天地。東南逃走。不能逃脫。竟遭網羅。兩人
被擒。父母戴天之難。化爲烏有。頓足捶胸。傷心切骨。
可憐我母死無辜。子亡無罪。正是二位殿下悲啼。只
見三千士卒。聞者心酸。見者掩鼻。一將不得已。催動
人馬望朝歌而來。有詩爲証。

詩曰

皇天何苦失推詳。

兄弟逃灾離故鄉。

指望借兵申大恨。

孰知中道遇豺狼。

思親漫有冲霄志。

誅佞空懷報怨方。

此日雙雙投陷穽。

行人一見淚千行。

話說殷雷二將獲得殿下。將至朝歌。安下營寨。一將進城回旨。暗喜成功。有探馬報到武成王。黃飛虎帥府來。說殷雷二將已捉獲得二位殿下。進城回旨。黃飛虎聽報大怒。這匹夫你望成功。不顧成湯後嗣。我叫你千鍾未享。冷刀劍。功未褒封。血染衣。令黃明周紀龍環吳炎。你們與我傳請各位老千歲。與諸多文武。俱至午門會齊。四將領命去了。黃飛虎上了坐騎。逕至午門。方纔下騎。只見紛紛文武。往往官僚。聞捉獲了殿下。俱到午門。不一時。亞相比干。微子箕子。微子啟。微子衍。伯夷叔齊。上大夫膠。隔趙啟。楊任。孫寅。方天爵。李燁。李燧。百官相見。黃飛虎曰。列位老殿下。諸位大夫。今日安危俱在。丞相列位。諫議定奪。吾乃武臣。又非言路。乞早爲之計。正議論間。只見軍卒簇擁二位殿下。來到午門。百官上前。口稱千歲。殷郊殷洪垂淚大叫曰。列位皇伯皇叔。並衆位大臣。可憐成湯三十二世之孫。一旦身遭屠戮。我自正位東宮。並無失德。縱有過惡。不過貶謫。也不致身首異處。乞列位念社稷爲重。保救餘生。不勝幸甚。微子啟曰。殿下

不妨多官俱有本章保奏料應無事且言殷雷二將
進壽仙宮回旨紂王曰既拿了逆子不須見朕速斬
首午門正法收尸埋葬回旨殷破敗奏曰臣未得行
刑旨出焉敢處決紂王卽用御筆書行刑二字付與
殷雷二將捧行刑旨意速出午門來黃飛虎一見火
從心上起怒向胆邊生站立午門正中阻住二將大
叫曰殷破敗雷開恭喜你擒太子有功殺殿下有爵
只怕你官高必險位重者身危殷雷二將還未及回
言只見一員官乃上大夫趙啟是也走向前劈手一
把將殷破敗捧的行刑旨扯得紛紛粉碎礮聲大叫
曰昏君無道匹夫助惡誰敢捧旨擅殺東宮太子誰
敢執寶劍妄斬儲君似今朝綱常大變禮義全無列
位老殿下諸位大臣午門非議國事之所齊到大殿
鳴其鐘鼓請駕臨朝俱要犯顏直諫以定國本殷雷
二將見衆官激變不復朝儀嚇得目瞪口呆不知所
出黃飛虎又命黃明周紀等四將守住殿下以防暗
害這八名奉御官把二位殿下綁縛只等行刑旨意
孰知衆官阻住這且不言且說衆官齊上大殿鳴鐘
擊鼓請天子登殿紂王在壽仙宮聽見鐘鼓之聲正
欲傳問只見奉御官奏曰合朝文武請陛下登殿紂

王對妲己曰此無別事只爲逆子百官欲來保奏如何處治妲己奏曰陛下傳出旨意今日斬了殿下百官明日見朝一面傳旨一面催殷破敗回旨奉御官旨意下百官仰聽玉音

詔曰君命召不俟駕君賜死不敢生此萬古之大法天子所不得輕重者也今逆子殷郊助惡殷洪滅倫藐法肆行不道仗劍入宮擅殺逆賊姜環希圖無証復持劍敢殺命官欲行弑父悖理逆常子道盡滅今擒獲午門以正祖宗之法卿等毋得助逆祐惡明聽朕言如有國家政事俟明日臨殿議處故茲詔示想宜知悉

奉御官讀詔已畢百官無可奈何紛紛議論不決亦不敢散不知行刑旨已出午門了這且不表單言上天垂象定下興衰二位殿下乃封神榜上有名的自是不該命絕當有太華山雲霄洞赤精子九仙山桃源洞廣成子只因一千五百年神仙犯了殺戒豈容山玉虛宮掌闡道法宣揚正教聖人元始天尊閉了講筵不闡道德二仙無事閑樂三山與遊五岳脚踏雲光往朝歌逕過忽被二位殿下頂上兩道紅光把二位大仙足下雲光阻住一仙乃撥開雲頭觀看見

午門殺氣連綿。愁雲捲結。一仙早知其意。廣成子曰：道兄成湯王氣將終。西岐聖王已出。你看那一簇衆生之內。綁縛二人。紅氣冲霄。命不該絕。況且俱是姜子牙帳下名將。你我道心無處不慈悲。何不救他。一救。你帶他一個。我帶他一個。回山。久後助姜子牙成功。東進五關。也是一舉兩得。赤精子曰：此言有理。不可遲慢。廣成子忙喚黃巾力士。與我把那二位殿下。抓回本山來聽用。黃巾力士領法旨。駕起神風。只見播土揚塵。飛沙走石。地暗天昏。一聲响亮。如崩開華岳。折倒泰山。嚇得圍宿三軍。執刀士卒。監斬殷破敗。用衣掩面。抱頭鼠竄。及至風息無聲。二位殿下不知何往。踪跡全無。嚇得殷破敗魂不附體。異事非常。午門外衆軍一聲納喊。黃飛虎在大殿讀詔。纔商議紛紛。忽聽喊聲。比千正問何事。納喊有周紀到大殿報黃飛虎曰：方纔大風一陣。滿道異香。飛砂走石。對面不能見人。只一聲响亮。二位殿下不知刮往何處去了。異事非常。真是可怪。百官聞言。喜不自勝。嘆曰：天不亡啣冤之子。地不絕成湯之祚。百官俱有喜色。只見殷破敗慌忙進宮。啟奏紂王。後人有詩感嘆此事。詩曰：

仙風一陣異香生。

播土揚塵蔽日明。

力士奉文施道術。

將軍失守在持兵。

空勞鉄騎追風影。

漫有讒言害鶴鴒。

堪嘆廢興皆定數。

周家八百已生成。

話說殷破敗進壽仙宮。見紂王奏曰。臣奉旨監斬。正候行刑。旨出。忽被一陣狂風。把二殿下刮將去了。無踪無跡。異事非常。請旨定奪。紂王聞言。沉吟不語。暗想曰。奇哉。怪哉。心下猶豫未決。且說丞相商容隨後趕進朝歌。只聽得朝歌百姓俱言風刮去二位殿下。商容甚是驚異。來到午門。只見人馬擠擁。甲士紛紛。商容逕進午門。過九龍橋。時有比干。看見商容前來。百官俱上前迎接。口稱丞相。商容曰。衆位老殿下。列位大夫。我商容有罪。告歸林下。未久。孰想天子失政。殺子。誅妻。荒淫無道。可惜堂堂宰府。烈烈三公。既食朝廷之祿。當爲朝廷之事。爲何無一言諫止天子者。何也。黃飛虎曰。丞相。天子深居內宮。不臨大殿。有旨皆係傳奉。諸臣不得面君。真是君門萬里。今日殷雷。二將把殿下捉獲。進都城回旨。綁縛午門。專候行刑。旨意。幸上大夫趙先生。扯碎旨意。百官鳴鐘擊鼓。請天子臨殿面諫。只見內宮傳旨。俟斬了殿下。明日看

百官奏章。內外不通。君臣阻隔。不得面奏。正無可奈何。却得天從人願。一陣狂風。把二位殿下。刮將去了。殿破敗。纔進宮回旨。尚未出來。老丞相畧等一等。俟他出來。便知端的。只見殿破敗。走出大殿。看見商容。未及言說。商容向前曰。殿下被風刮去了。恭喜你的功高任重。不日列土分茅。殿破敗。欠身打躬曰。丞相罪殺未將了。君命點差。非爲己私。丞相錯怪我了。商容對百官曰。老夫此來。面見天子。有死無生。今日必犯顏直諫。捨身報國。庶幾有日見先王于在天之靈。叫執殿官。鳴鐘鼓。執殿官將鐘鼓齊鳴。奉御官奏樂請駕。紂王正在宮中。因風刮去殿下。鬱鬱不樂。又聞奏樂臨朝。鐘鼓不絕。紂王大怒。只得命駕登殿。昇于寶座。百官朝賀畢。天子曰。卿等有何奏章。商容在丹墀下。俯伏不言。紂王觀見。丹墀下俯伏一人。身穿縞素。又非大臣。王曰。俯伏何人。商容奏曰。致政首相待罪。商容朝見陛下。紂王見商容。驚問曰。卿既歸林下。復往都城。不遵宣詔。擅進大殿。何自不知進退如此。商容肘膝。行至滴水簷前。泣而奏曰。臣昔居相位。未報國恩。近聞陛下。荒淫酒色。道德全無。聽讒逐正。紊亂紀綱。顛倒五常。汚汚彝倫。君道有虧。禍亂已伏。臣

不避萬刃之誅。具疏投天。懇乞陛下。容真撥雲見日。普天之下。瞻仰聖德于無疆矣。商容將本献上。比干接表。展于龍案。紂王觀之。

具疏。臣商容奏為朝廷失政。二綱盡絕。倫紀全乖。社稷顛危。禍亂已生。隱憂百出。事。臣聞天子以道治國。以德治民。克勤克戒。毋敢怠荒。夙夜祇懼。以祀上帝。故宗廟社稷。乃得盤石之安。金湯之固。昔日陛下。初嗣寶位。修仁行義。日遑寧處。罔敢倦勤。敬禮諸侯。優恤大臣。憂民勞苦。惜民貨財。智服四夷。威加遐邇。雨順風調。萬民樂業。真可軼堯駕。乃聖乃神。不是過也。不意陛下。近時信任奸邪。不修政道。荒亂朝政。大肆兇頑。近佞遠賢。沈湎冒色。日事聲歌。聽讒臣設謀。而陷正官。人道乖和。信姐已賜殺太子。而絕先王宗嗣。慈愛盡滅。忠諫遭其炮烙。慘刑君臣大義已無。陛下三綱污穢。人道俱乖。罪符夏桀。有忝為君。自古無道人君。未有過此者。臣不避斧鉞之誅。獻逆耳之言。願陛下速賜姐已。自盡于官闈。申皇后太子屈死之冤。斬讒臣于藁街。謝忠臣義士。慘刑酷死之苦。人民仰服。文武懼心。朝綱整飭。官內肅清。陛下坐享太平。安康萬

載。臣雖死之日。猶生之年。臣臨啟不勝惶悚。待命之至。謹疏以聞。

紂王看完表章大怒。將本扯得粉碎。傳旨命當駕官。將這老匹夫。拿出午門。用金瓜擊死。兩邊當駕官。欲待上前。商容站立簷前。大呼曰。誰敢拿我。我乃三世之股肱。托孤之大臣。商容手指紂王。大罵曰。昏君。你心迷酒色。荒亂國政。獨不思先王克勤克儉。聿修厥德。乃受天明命。今昏君不敬上天。棄厥先宗社。謂惡不足畏。謂敬不足爲。異日身弑國亡。有辱先王。且皇后乃元配。天下國母。未聞有失德。昵比妲己。慘刑毒死。夫綱已失。殿下無辜。信讒殺戮。今飄刮無踪。父子

倫絕。阻忠殺諫。炮烙良臣。君道全虧。眼見禍亂將興。災異叠見。不久宗廟圯墟。社稷易主。可惜先王竭精揆髓。遺爲子孫萬世之基金湯錦繡之天下。被你這昏君斷送了個乾乾靜靜的你。死于九泉之下。將何顏見你之先王哉。紂王拍案大罵。快拿匹夫擊頂。商容大喝左右。吾不惜死。乙帝先君。老臣今日有負社稷。不能匡救于君。實愧見先王耳。你這昏君。天下只在數載之間。一旦失與他人。商容望後一閃。一頭撞倒龍盤石柱上面。可憐七十五歲老臣。今日盡忠。腦

漿噴出血染衣襟。一世忠臣半生孝子。今日之死。乃是前生造定的。後人有詩吊之。

詩曰

速馬朝歌見紂王。

九間殿上盡忠良。

罵君不怕身軀碎。

叱主何愁劍下亡。

炮烙豈辭心似鐵。

忠言直諫意如鋼。

今朝撞死金堦下。

留得聲名萬古香。

話說衆臣見商容撞死堦下。面面相覷。紂王猶怒聲不息。分付奉御官。將這老匹夫尸骸。拋去都城外。毋得掩埋。左右將商容尸骸。扛去城外不題。不知後事如何。且聽下回分解。

總評

商容一疏。具見忠懇。一罵更暢人心。可謂不夫大臣體段。但起初開紂王女媧官進香。啟費仲誘天子揀選美女。致有紛紛禍亂。今日之死。庶幾可蓋前愆。所以爲大臣者。要慎重其始。方保其終。不然未有自身作者。不自身受者哉。

又批

趙啟扯旨。與方相叫反。使是一起爽快人做事。直捷不去轉灣抹角。若是這一班文武。不知有

多少尋山心。幾番酌量極致做來。又是東扯西曳。總是見女情多。英雄氣少。予當取法斯人。

第十回

姬伯燕山收雷震

詩曰

燕山此際瑞烟籠。

雷起東南助曉風。

霹靂聲中驚蝶夢。

電光影裏發塵朦。

三分有二開岐業。

百子名全應鄘鄧。

卜世卜年龍虎將。

典周滅紂建奇功。

話說衆官見商容撞死。紂王大怒。俱未及言語。只見大夫趙啟。見商容皓首死於非命。又令拋尸。心下甚是不平。不覺豎目揚眉。忍納不住。大叫出班。臣趙啟不敢有負先王。今日殿前以死報國。得與商丞相同。

今日商容撞死。趙啟炮烙。朕被這雨箇匹夫辱罵不堪。這樣慘刑。百官俱還不怕。畢竟還再想奇法。治此倔強之輩。姐已對曰。容妾再思。王曰。美人大位已定。朝內百官。也不敢諫阻。朕所慮東伯侯姜桓楚。知他女兒慘死。領兵反叛。搆引諸侯。殺至朝歌。聞仲北海未回。如之奈何。姐已曰。妾乃女流。聞見有限。望陛下急召費仲商議。必有奇謀。可安天下。王曰。御妻之言有理。卽傳旨。宣費仲。不一時。費仲至宮。拜見紂王曰。姜后已亡。朕恐姜桓楚聞知。領兵反亂。東方恐不得安寧。卿有何策。可定太平。費仲跪而奏曰。姜后已亡。

殿下又失商容撞死。趙啟炮烙。文武各有怨言。只恐內傳音信。搆惹姜桓楚兵來。必生禍亂。陛下不若暗傳四道旨意。把四鎮大諸侯。誑進都城。梟首號令。斬草除根。那八百鎮諸侯。知四臣已故。如蛟龍失首。猛虎無牙。斷不敢猖獗。天下可保安寧。不知聖意如何。紂王聞言大悅。卿真乃蓋世奇才。果有安邦之策。不負蘇皇后之所薦。費仲退出官中。紂王暗發詔旨。四道點四員使命官。往四處去。詔姜桓楚。鄂崇禹。姬昌。崇侯虎。不提。且說那一員官。逕往西岐前來。一路上風塵滾滾。芳草悽悽。穿州過府。旅店村庄。真是朝登

紫陌暮踏紅塵。不一日過了西岐山。七十里進了都城。使命觀看城內光景。民豐物阜。市井安閒。做買賣。賣和容悅色。來往行人。謙讓尊卑。使命歎曰。聞道姬伯仁德。果然風景雍和。真是唐虞之世。使命至金庭館驛。下馬。次日西伯侯姬昌設殿。聚文武講論治國安民之道。端門官報道旨意下。姬伯帶領文武接天子旨。使命到殿。跪聽開讀。

詔曰。北海猖獗。大肆克頑。生民塗炭。文武莫知所措。朕甚憂心。內無輔弼。外欠協同。特詔爾四大諸侯至朝。共襄國政。戡定禍亂。詔書到日。爾西北侯姬昌。速赴都城。以慰朕綏懷。毋得羈遲。致朕佇望。俟功成之日。進爵加封。廣開茅土。謹欽來命。朕不食言。汝其欽哉。特詔。

姬昌拜詔畢。設筵款待天使。次日整備金銀表禮。賚送天使。姬昌曰。天使大人。只在朝歌會齊。姬昌收拾。就行使命官謝畢。姬昌去了。不題。且言姬昌坐端明殿。對上大夫散宜生曰。孤此去。內事托與大夫。外事托與南宮。適辛甲諸人。宣見伯夷考。至分付曰。昨日天使宣召我起。一易課。此去多凶。少吉。縱不致損身。該有七年大難。你在西岐。須是守法。不可改於國政。

一循舊草弟兄和睦君臣相安母得任一己之私便
一身之好凡有作爲惟老成是謀西岐之民無妻者
給與金錢而娶貧而愆期未嫁者給與金銀而嫁孤
寒無依者當月給口糧母使欠缺待孤七載之後災
滿自然榮歸你切不可差人來接我此是至囑至囑
不可有忘伯夷考聽父此言跪而言曰父王既有七
載之難子當代往父王不可親去姬昌曰我兒君子
見難豈不知迴避但天數已定斷不可逃徒自多事
你等專心守父囑諸言卽是大孝何必乃爾姬昌退
至後宮來見母親太姜曰我兒爲母與
你演先天數你有七載災難姬昌跪下荅曰今日天
子詔至孩兒隨演先天數內有不祥七載罪愆不能
絕命方纔內事外事俱托文武國政付子伯夷考孩
兒特進宮來辭別母親明日欲往朝歌太姜曰我兒
此去百事斟酌不可造次姬昌曰謹如母訓隨出內
宮與元妃太姬作別西伯侯有四乳二十四妃生九
十九子長曰伯夷考次子姬發卽武王天子也周有
三母乃昌之母太姜昌之元妃太姬武王之元配太
姬故周有三母俱是大賢聖母姬昌次日打點往朝
歌匆匆行色帶領從人五十名只見合朝文武上大

夫散宜生大將軍南宮适。毛公遂周公旦召公奭畢公榮公辛甲辛免太顛闕天四賢。八俊與世子伯夷考。姬發領衆軍民人等至十里長亭餞別擺九龍侍。庶百官與世子把盞。姬昌曰。今與諸卿一別。七載之後。君臣又會矣。姬昌以手拍夷考曰。我兒。只你弟兄和睦。孤亦無慮。飲罷數杯。姬昌上馬。父子君臣。洒淚而別。西伯那一日。上路走七十餘里。過了岐山。一路行來。夜住曉行。也非一日。那一日。行至燕山。姬伯在馬上曰。叫左右看前面可有村舍茂林。可以避雨。咫尺間。必有大雨來了。跟隨人正議論曰。青天朗朗。雲翳俱無。赤日流光。雨從何來說話未了。只見雲霧齊生。姬昌打馬。叫速進茂林避雨。衆人方進得林來。且見好雨。

雲長東南霧起西北霎時間。風狂生冷氣須臾內。雨氣可侵人。初起時。微微細雨。次後來。密密層層。滋禾潤稼。花枝上斜掛玉玲瓏。壯地肥田。草稍尖。亂滴珍珠滾。高山翻下千重浪。低凹平添白練水。遍地草洗鴨頂綠。滿山石洗佛頭青。推場錦江花。四海好雨。扳倒天河往下傾。

話說姬昌在茂林避雨。只見滂沱大雨。一似瓢潑盆。

傾下有半個時辰。姪伯分付衆人仔細些。雷來了。跟隨衆人。大家說老爺分付雷來了。仔細些。話猶未了。一聲响。噫。霹靂交加。震動山河大地。崩倒華岳高山。衆人大驚失色。都擠緊在一處。須臾雲散雨收。日色當空。衆人方出得林子來。姪昌在馬上。渾身雨濕。嘆曰。雷過。生光將星出現。左右的。與我把將星尋來。衆人冷笑不止。將星是誰。那裡去找尋。然而不敢違命。只得四下裡尋覓。衆人正尋之間。只聽得古墓旁邊。像一孩子哭泣聲响。衆人向前一看。果是箇孩子。衆人曰。想此古墓焉得有這孩兒。必然古怪。想是將星。就將這嬰兒抱來。獻與千歲看。何如。衆人果將這孩兒抱來。遞與姪伯。姪伯看見。好個孩子。面如桃蕊。眼有光華。姪昌大喜。想我該有百子。今止有九十九子。適纔之數。該得此兒。正成百子之兆。真是美事。命左右將此兒送往前村權養。待孤七載回來。帶往西域。久後此子福分不淺。姪昌蹀馬前行。登山過嶺。趕過燕山。往前正走。不過一二十里。只見一道人。丰姿清秀。相貌稀奇。道家風味異常。寬袍大袖。那道人。有飄然出世之表。向馬前打稽首曰。君侯貧道稽首了。姪昌慌忙下馬。答禮言曰。不才姪昌。失禮了。請問道者。

爲何到此。那座名山甚麼洞府。今見不才。有何見諭。願聞其詳。那道人答曰。貧道是終南山玉柱洞煉氣士。雲中子是也。方纔雨過雷鳴。將星出現。貧道不辭千里而來。尋訪將星。今覩尊顏。貧道幸甚。姬昌聽罷。命左右抱過此兒。付與道人。道人接過看曰。將星。你這時候纔出現。雲中子曰。賢侯。貧道今將此兒帶上終南。以爲徒弟。侯賢侯回曰。奉與賢侯。不知賢侯意下如何。昌曰。道者帶去不妨。只是久後相會。以何名爲証。道人曰。雷過現身。後會時。以雷震爲名。便了。昌曰。不才領教請了。雲中子抱雷震子。回終南而去。若

要相會。七年後。姬伯有難。雷震子下山重會。此是後話。表過不題。且說姬昌一路無詞。進五關。過澠池。縣度黃河。過孟津。進朝歌。來至金庭館驛。館驛中先到了。三路諸侯。東伯侯。姜桓楚。南伯侯。鄂崇禹。北伯侯。崇侯虎。三位諸侯在驛中飲酒。左右來報。姬伯侯到了。二位迎接。姜桓楚曰。姬賢伯爲何來遲。昌曰。因路遠。羈縻。故此來遲。得罪了。四位行禮已畢。復添一席。傳杯斝。飲酒。行數巡。姬昌問曰。三位賢伯。天子何事緊急。詔我四臣到此。我想有甚麼大事情。都城內有武成王黃飛虎。是天子棟樑。治國有方。亞相比干。能

調和鼎鼐治民有法有干。何事宜詔我等四人飲酒
半酣只見南伯侯鄂崇禹平時知道崇侯虎會寅緣
鑽刺結黨賈仲允渾蠢惑聖聰廣施土木勞民傷財
那肯爲國爲民只知賄賂于已此時酒已後了偶然
想起從前事來鄂崇禹乃曰姜賢伯姬賢伯不才有
一言奉啟崇賢伯崇侯虎咲容荅曰賢伯有甚事見
教不才敢不領命鄂崇禹曰天下諸侯首領是我等
四人聞賢伯過惡多端全禁大臣体面剥民利已專與
賈仲允渾往來督功監造摘星樓聞得你三丁抽二
有錢者買閉在家無錢者重役苦累你受私愛財苦
殺萬民自專殺法狐假虎威行似豺狼心如餓虎朝
歌城內軍民人等不敢正視千門切齒萬戶啣冤賢
伯常言道得好禍由惡作福自德生從此改過切不
可爲就把崇侯虎說得滿目烟生口內火出大叫道
鄂崇禹你出言狂妄我和你俱是一樣大臣你爲何
席前這等凌虐我你有何能敢當面以誣言污讒我
看官崇侯虎倚賈仲允渾內裡有人欲酒席上要與
鄂崇禹相爭起來只見姬昌指侯虎曰崇賢伯鄂賢
伯勸你俱是好言你怎這等橫暴難道我等在此你
好毆打鄂賢伯若鄂賢伯這番言語也不過是愛公

忠告之道若有此事。痛加改過。若無此事。更自加勉。則鄂伯之言。句句良言。語語金石。今公不知自責。反怪直諫。非禮也。崇侯虎聽姬昌之言。不敢動手。不提防。被鄂崇禹一壺酒。劈面打來。正打侯虎臉上。侯虎探身來。抓鄂崇禹。又被姜桓楚架開。大喝曰。大臣廝打體面。何存。崇賢伯夜深了。你睡罷。侯虎忍氣吞聲。自去睡了。有詩曰。

館舍傳杯論短長

奸臣設計害忠良

刀兵自此紛紛起

播亂朝歌萬姓殃

且言三位諸侯。久不曾會。重整一席。三人共飲。將至

二鼓時分。內中有一驛卒。見三位大臣飲酒。點頭嘆曰。千歲千歲。你們今夜傳盃。懽會飲。只伯明日鮮紅。染市曹。更深夜靜。人言甚是明白。姬昌明明聽見。這樣言語。便問甚麼人說話。叫過來。左右侍酒人等。俱在兩傍。只得俱過來。齊齊跪倒。姬伯問曰。方纔誰言。今夜傳杯懽會飲。明日鮮紅染市曹。衆人答曰。不曾說此言語。只見姜鄂二侯。也不曾聽見。姬伯曰。句句分明。怎言不曾說。叫家將進來。拿出去都斬了。驛卒聽得誰肯將生替死。只得擠出這人。衆人齊叫千歲。爺不干小人事。是姚福親口說出。姬伯聽罷。叫住了。

衆人起去喚姚福問曰。你爲何出此言語。實說有賞。假誑有罪。姚福道。是非只爲多開口。千歲命在上。這一件事。是譏密事小。的是使命官家下的人。因姜皇后。屈死西宮。一殿下大風。刮去天子信姐。已娘娘。暗傳詔旨。宣四位大臣。明日早朝。不分皂白。一槩斬首。今夜小人不忍不覺。說出此言。姜桓楚聽罷。忙問曰。姜娘娘。爲何屈死西宮。姚福話已露了。收不任言語。只得從頭訴說。紂王無道。殺子誅妻。自立姐已爲正宮。細細訴說一遍。姜皇后。刀桓楚之女。女死心下如何。不痛。身似刀碎。意是油煎。大叫一聲。跌倒在地。姬昌命人扶起。桓楚痛哭曰。我兒。掩目炮烙雙手。自古及今。那有此事。姬伯勸曰。皇后受屈。殿下無踪。人死不能復生。今夜我等各具奏章。明早見君。犯顏力諫。必分清白。以正人倫。桓楚哭而言曰。姜門不幸。怎敢動勞列位賢伯。上言。我姜桓楚。獨自面君。辯明冤枉。姬昌曰。賢伯另是一本。我三人各具本章。姜桓楚。兩淚千行。一夜修本。不題。且說奸臣費仲。知道四大臣。在館驛住。奸臣費仲。暗進偏殿。見紂王。具言四路諸侯俱到了。紂王大喜。明日昇殿。四侯必有奏章。何言阻諫。臣啟陛下。明日但四侯上本。陛下不必看本。不

分皂白傳旨。令出午門。梟首此爲上策。王曰。卿言甚善。費仲辭王歸宅。一宿晚景已過。次日早朝。昇殿。聚積兩班文武。午門官啟駕。四鎮諸侯侯旨。王曰。宣來。只見四侯伯聽詔。即至殿前。東伯侯姜桓楚等。高擎牙笏。進禮稱臣。畢。姜桓楚將本章呈上。亞相比于接本。紂王曰。姜桓楚。你知罪麼。桓楚奏曰。臣鎮東魯。肅嚴邊庭。奉法守公。自盡臣節。有何罪可知。陛下聽讒寵色。不念元配。痛加慘刑。誅子滅倫。自絕宗嗣。信妖妃陰謀。忌妬聽佞。臣炮烙忠良。臣既受先王重恩。今觀天顏不避斧鉞。直言冒奏。實君負微臣。臣無負于



原件短缺

P72后缺

